



黃文獻公集卷第二十二

續藁下之六

門人宋濂傅藻同編

墓表

蛟峯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歷事三朝為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因
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如隱者焉在世祖時旁招遺老以待
咨訪詔御史中丞崔或起公于家辭疾不赴以高壽終今天子
稽古圖治誕命儒臣判定前史以鑒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
事狀以聞竟不為立傳書已上而某與公會孫道登適同在史館
因得公言之詳乃據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登俾刻石為阡
表庸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祖汝翼贈宣教郎
祖謙贈朝散郎父鎔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令人公初名夢魁淳
祐十年理宗臨軒榮士覽公所對敷陳鯁直親擢為進士第一賜
名達辰故公以君賜為字用例補京官簽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寶祐元年召為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者罷開慶元年召為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何復以言者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及暮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為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三年出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七年知貢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內憂服闋以侍左侍郎召辭不赴自是不復出德祐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司叅謀官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俱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閱之官也秘閣脩撰公之職也承事郎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秉政御筆以雷變徹樂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為廟堂監諉之術及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閣上書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大臣者以

昭文席湫藏書

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佯遁無以備之貨臣聚斂土木方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聞其屢疏丐間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時公猶在期集所未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州喪師更以捷聞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閭臣以敗為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之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揜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急收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議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隣敵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取怒于似道自此始理宗在位日久務總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羣儉乘時弄威福之柄公上疏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觀蟬螭之撼甫節之齟齬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縣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郎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至于挾小才以濟大貪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譽焉陛下以得之左

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
又曰京有尹畿有漕所以培護本根愛養命脉邇年居是官者不
過為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偽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
稽仇士良為天子不可令閒暇若以財貨聲色蠹其心使無暇更
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違違汲汲求適吾意者正士
良之榮也帥漕兩司疲于應奉帑庾赤立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
警急何所趣辦何所倚仗乎願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兩司不
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然後可以救
兩司之貧為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為少輟公復
因論邊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之謀人國
于江左者莫窘於淮淝而談笑奕棋莫迫于新亭而從容就席固
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神其指授之畧陽示從容而陰有以
伐其壁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有以自謀而不以鄰
國之存亡為安危則不依于人吾有以自備而不以敵國之緩急

昭文席湜藏書

為喜懼則不制于人苟以彼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萬一鄰敵陽
示安枕以紿我而假敵以道躋可嘆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
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鐵壁我所築者土妖
血山彼所築者奪我地為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為之其言切中當
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疏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
規模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
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
河也今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屯于斯耕于斯教訓于斯日
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辟而坐為禁制不
得動矣為吾之計當勉論淮閭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安枕
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當
擇荆之猛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南可全江
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
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疏其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

至于亡而公言無不驗重為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中廢嘉之事且抗疏援膏肓二豎為喻曰何陛下愛其國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于內者蓋有所憚于外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惡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為大全所擊而去吳公潛拜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尚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潛于榻前自辨上為之斂容而隙自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

昭文席湜藏書

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為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潛遂罷相中外惴惴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獨非之則為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則下親上難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為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榻前款審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似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為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為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謹見于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朝廷以江東臬事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不答即日單騎入州決

獄一城肅然密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禽其兇渠逆黨志冥于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于韓魏公云公于它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屏息及將漕江西有獻議于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賑糶以救民饑乞蠲和糶以甦民病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隣郡愚民十百成羣踵門徵福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于出使者也盖似道秉國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施于有政者又厘厘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羨其際逢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卓絕于書無所不讀而會于理學以為歸宿自為幕職官至秉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為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藝之東陽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致公為之師從游者數百人閩人林光世寅緣官豎而賜出身及為浙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即家建塾以私淑其徒後以從

昭文席湜藏書

官侍經帷每事啓沃以格君心度宗眷過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之江南新附鄉寇猖獗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歸然劫火之餘葺治既完諸生稍稍來集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時所在士風藉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此則公所以師道之重期于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書釋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于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鐘磊落若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觀書至老不廢說華盛麗事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為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于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谿娶趙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恂入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恂長洲縣學教諭然皆恬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脩職郎無為軍無為縣主簿

徐敏中次適武學生項雄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道壑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出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某郎石峽書院既領于有司而設師弟子負道壑病其庫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絃誦之聲不減公在時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于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考焉

盤峯先生墓表

睦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阡先墓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某以退休之餘被命復出職舟桐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謁曰吾祖之葬子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為誌于玄堂而未

昭文席溪藏書

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朱公杰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任同朝居同里先生于潛為大父行潛年十六七即參陪於杖屨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辯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疊疊不倦然喜汲引後進有如潛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過每折行輩似相傾下興懷疇昔夢寐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于先生不可得而潛亦老矣矧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携所業贄見內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階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叅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隨獄事自委焉屬部之民有縱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生詳讞無不服其明允衢俗好鬪不相能則弄兵以相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戒諭之皆委刀劍為良民蜀名卿史公繩祖僑寓是

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為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故相留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稍復其故宇為終焉之計程公鉅夙以侍御史將使指南來求道逸之士得先生以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強也留公入覲後為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澤起為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于布衣桐君古隱者廬於東峯指桐為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峯之下西望漢巖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為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躋孤子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久留河間先生數致書候安否既得歸年已八十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輒相對歎歎泣下前郡守方公回既奉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總

昭文席湜藏書

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久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唐始恨識先生晚賦詩媿謝焉先生屬續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數刻精神無少憤耗亦足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說者以為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辯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于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于屈辱其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難辯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藍峯其別號也先世由婺之金華徙桐廬遂為睦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漕貢進士庶父承奉郎致仕之才母孺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濬誼女二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父未克褒聚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詠桐君事

曰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為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為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于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閣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取兩文易兩武贊於今文為貫故公自署其名為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卅歲遣受經于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于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吳先

昭文席溪藏書

生思齊粵謝先生翺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為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絕出于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于宋為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為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向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為之延譽由是名聞于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負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于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為之起而主教于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又為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海嶼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為士

者數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于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任佐郎由助教為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徽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過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匭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附以他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為便勲戚大臣請謚者數千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為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為部使者所劾它使者力辯其誣後終于大官當得謚其家求于謚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而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數服柄國者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將為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

昭文席湊藏書

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報丐外以文林郎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為未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為新其棟宇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它書院不藉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負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訐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脩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讞其獄鉤擿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于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

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公於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于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輅南還諸公引締陳奠于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為咨嗟墮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占次同次因孫男三人稚穎穆稚早夭穎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沉默局量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過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于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紆餘才完而氣充

昭文席湊藏書

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竒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晚益沈潛于理學以為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石山房類藁二十卷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曾監時風有同寮之雅故既為之銘納壙中占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潛為之表揭于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于公最久知公為最深所以圖公于不朽者潛之責也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為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遠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翱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厝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乘化而歸公乎奚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今師相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收擢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之職俾參筆削仍奏辟子長為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券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申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傳于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嚴不得已為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于前脩可傳于來世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爽朗受教于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譏宋高宗忘親事讎而追為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為當時粗于宴安莫有知出此者

昭文席湊藏書

時前代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于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俸數暇日寫情卮酒意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為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倡道于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志本于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為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斂華蓄銳趨于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瑣瑣侈靡諛諛戲豫放浪無實之言

謂學春秋者必始于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辯其析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為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岐氏於春秋卓然有見于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寔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為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于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未泄于藝橐其橐請子長為之校讎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為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于諸葛武侯而壽又為武侯子瞻所薄故于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畧弗著而武侯再挫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替後主納款於魏賈降覆國壽不以為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刊定三國志六十

昭文席湜藏書

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于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于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為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伏節使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敝帚編若干卷其言闕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据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于叙事而扶善遏惡率能使入有所感發懲創至于微辭奧義又有未易以淺窺者大抵其文主于氣氣命于志志立于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闈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卻其請蓋

黃文席集卷之三
塲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遂為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郎祖友諒迪功郎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婺歸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垂四十年而卒子長生于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于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為之後者長曰燧李氏甥之子也次曰燃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歿以其子元屬于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己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于危君且求潘撫其大者表于墓隧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于長章九上俱未報逮論撰之命下潘適承乏北扉法當歲

昭文席湜藏書

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詔廷議以子長累徵不應重于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為士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于今不可無以貽于後元所以汲汲焉為之圖其不朽也後漢史稱樊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設者以為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其毀最甚乎蓋名者衆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先薰不自焚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夫全松柏丸丸清風凜然後今年過者式焉

墓誌銘

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郇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旨謫通義令通義宋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諱符孫承事郎贈太中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謚忠文自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今之湖州

祖諱子泳贈奉直大夫考諱繩翁朝散大夫將作監入皇朝以公
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追封烏程縣男妣陶
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于名家耳濡日染能蚤有知年
十二入鄉校出儕輩間稍長游心聖賢之學于書無不讀為文
博敏閱肆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言觀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
尚書陳公存泰政文公及翁大卿牟公嶽與公同居郡咸器重之
用薦者署嘉興路儒學錄丁外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靜書院山長
書院故在虎丘為寺僧所據既徙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
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
靜書院山長書院舊有田七百畝籍于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考
合格授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
士之田百餘畝調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
衝前是為幕僚者窘于將迎事多留歸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任郎
衢州路江山縣尹為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

昭文席湜藏書

者且買田百餘畝使為久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坐事免公
獨以廉介見禮遇再遷徵事郎武岡路綏能縣尹縣鄰于谿峒民
夷雜處竊發不時公拊循以愷悌之政人多感化境內以安會廣
寇猖獗犯全道兩州長貳以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
旅經從枝梧遣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民
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慷慨赴敵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糧二萬餘石
積為豪強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大侵賴以全活者甚衆有偽鈔
獄十年不決公力辯其非辜既而朝廷遣官因閱其始末見稱
明允陞承事郎慶元路慈谿縣尹慈溪密通帥閩事尤叢劇公設
施注措若不經意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為民病公規畫有
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蓀湖受諸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
請堙湖為田而輸糧於官吏以成案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
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為縣涖事之暇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年
垂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

歸老于家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
時與諸老留連觴詠置家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應酬無倦色有
柳軒退藁十卷藏于家俄感微疾既痊而復作却藥謝醫談笑如
平日忽命具湯沐斥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于宋咸
淳己巳四月一日卒于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
八娶史氏中書舍人某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
都運鹽使司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潛女一人適孟良寶
孫男八人權模楷植楫同生文孫住孫女七人孫男一人游等遵
治命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柩葬于烏程縣永新鄉桃塢先塋
之旁公為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
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喜誘人為善不深于疾惡故賢者親而
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為兩制侍從權臣枋
國檢黨盈廷鋤姦衛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而五速頌言每一去
國更得盛名公際遇聖世朝廷清明而又恬處下列得以從容進

昭文席湜藏書

退者與龍圖公所遭之時異也某幸嘗辱登公之堂而接聞公之
緒論游等又不遠數十里奉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之狀來徵銘誼
不敢辭銘曰

程顯唐世由御史君龍圖任宋乃振于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寧
與百任更起迭仆高風盛德增光前人垂休委祉逮其曾孫以名
師儒為賢長吏視龍圖公世殊事異非有盤錯利器焉施長歌鼓
缶式全其歸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是續

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姓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金以武弁
扈從南遷于錢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俊
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于某路兵馬
監押父守真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入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
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德
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為其文既長乃弃去而刻

意聖賢之學三山教先生繼翁深於三禮而尤善易公從之游于節文度教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叅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年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用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為南臺治中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路儒學正河南王字憐吉解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學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郡文學乃以公為杭州路儒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歉歲之餘倉庾枵然絃誦息響適嗣歲小稔則量入為出節縮浮蠹既又復民間冒沒之田為未三百石贖用稍充乃嚴飾從祀補造祭器自禮殿論堂書閣至它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樂公訪得故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曹監聞

昭文席湜藏書

之因招致兩樂工為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當改調于是高公已為吏部尚書舉公可任史事中書左丞高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欲處以編摩之職公微聞之亟具啓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為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下外艱服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敬知公不樂遠官諭銓曹授以元缺復需次于湖州家食者十有五年恬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江南三省交聘公校文鄉闈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浙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構先聖殿而朽壤藻績多得公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智軒為其游息之所其後學者為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為患公為分畫編次以為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縣有定塘溉田

可十頃豪家據而大之民以病告中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
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言于公立命歸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
家與為交易奉成而負其直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辯有司莫
知所裁乃越江來訴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
姓為後者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
立而盡奪其貲產公焚其憑而釐正之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
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侵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
不得即解印求去郡中驚悟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讓公躬
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永貞為江東廉訪副使巡歷而
還謂其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
而已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浙行
省叅知政事字术魯公神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
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袞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
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于禮家人未嘗見其

昭文席湜藏書

有情容居官朝出泄事暮歸讀書課子弟咸至夜分不寐少嘗從
星官曆翁治其術運筭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
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力盡在是書
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貌益充無衰憊態俄以疽發背而卒
病已革猶置易說于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曰死期至已夫復
何言須臾備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娶鄭氏先十
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駿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駢
女二人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瑾孫男六人長琛用公廕
為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璠琰璋瑛瓚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
人公昆弟四人伯叔季皆早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
已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駿駢為之後駿等遵治命以其年冬十月
某日奉柩葬烏程縣德政鄉毗山先墓之次與鄭恭人同北域後
四年乃命璠走京師屬某為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
命侍經幄仕最顯公雖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僅

止于文學掾然皆能脫略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
高公之知人而嘉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今
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請待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某以
門生忝被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
落盡矣何能無感愴于斯文也哉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為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達連茹而進孰
不望公爭翔奮競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白首
一官老于文學平闡聖謨以開後覺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
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祉則豐
卑于來昆尚克自振益伉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寫之方珉揚
芬千祀

中憲大夫淮東道宣尉副使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良字止善姓王氏越之諸暨人曾大父諱天祐大父諱一榮
俱弗仕父諱理用公貴累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追封太

昭文席湜藏書

原郡伯母祝氏方氏並追封太原郡君所生母厲氏贈宜人公少
受業郡庠篤行勵學克自植立每慨然以康濟為志故秘書少監
凌公時中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雅知公辟為書吏及
遷淮西以新制南士不得入憲幕改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書吏督
辦富安場歲課場距海遠潮不時至鹽丁負水取滴力疲而賦不
充乃為相其地形鑿渠以通海潮公私咸便之考滿調將任佐郎
廬州錄事司判官淮東道宣慰使司辟為令史掌織染之事所轄
官府久廢不治乃日臨視之為脩作坊募工匠至于攻金治絲設
色具為區處迄今守為成法兩淮鹽綱病于運河淺滄事聞詔遣
都水監官疏治之公從分間至淮安之鹽城有司部役夫三千束
手以俟都水之來公言不宜坐糜日食足令興工仍立法每十夫
一治炊爨九操畚鍤日所穿廣四丈脩一立深五尺比都水至河
可通舟者已四十五里遂自新興五祐兩場屬于高郵次第訖功
而它州役議猶未定乃俾悉用法行之調將侍郎峽州路總管

府知事入江浙行中書省為掾史會朝廷遣使復五諸市舶司公從之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括克之弊中書報如公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升承事郎建德路建德縣尹以方郡君憂不赴服闋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越守王公克敬以郡民苦于計口食鹽言于行省未報而王公為轉運使乃俾與新守于公九思集議咸謂宜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率以為有成籍不可改公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願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旅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于商旅之所聚何不可乎于是議歲減越鹽五千六百餘引俄有旨改畀王公以湖南憲節後運使復排前議公以去就與之爭丞相脫歡答刺罕公聞之亟遣留公而議遂定殺本司檄分治浙東力除私販誣指之害按劾書吏奏差尤無良者黜之所徵賦為錢萬六千餘緡懼而以賦自首者為錢萬三千七百餘緡丁少監公憂服闋

昭文席誤藏書

擢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越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脩短送舟人為之失業不足則勒陸居之民厚直轉僦以給之程期峻急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而有折閱之患公抗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衆莫能奪乃責運戶自買送之舟運艘為風所敗者例當覈實而除其所陷之糧文移往還連數歲不絕公取吏牘躬自披閱除其糧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餘石鈔二百五十二萬二千五百餘緡布囊一萬九千有奇而運戶免于破家遷承務郎揚州路總管府推官以屬宜人憂不赴服闋除江浙行中書省檢校官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瞿氏包隱田土為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者乞立行大司農司勸農營田水利總管府以糾察追收之中書移行省議擬遣官四員踏視其地而松江獨當什九公至松江七日而歸援古證今條陳曲折以破其妄且言其意不過欲多椿田蕩鈔以疎朝廷之聽而報宿怨請

創設牙門為徽名爵之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為國家
培養根本久安長治之策哉同列聞公言皆相顧失色公處之泰
然它所遣官聞公歸亦皆還行省以公言上于中書事遂寢遷廣
州市舶提舉輟俸資造庫屋船商欣然出私錢為助不踰月而告
成先是吏胥恣為姦利凡舶貨擇其善者出而售之不善者積久
不售公始為設法均配立號募商人掣籤取物庫藏為之清居數
月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州有小吏誣其民
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者初止八家前後四十年株連至千餘
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司屬之喜功生事者復勤
其民具報實有合徵之糧六百餘石憲司累援詔條革撥莫能止
也公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
所謂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公言悉蠲之州人
相率為生祠以報撫之金谿有陸氏三先生祠堂豪民據其屋而
奪其田陸氏子孫三赴訴于官師竟不得直公按其籍使悉歸之

昭文席湜藏書

公所至興利除害多此類其詳見于省臺薦牘及安陽韓先生國
子監丞陳君旅諸公所謂善政記惠政歌者不可殫舉也公在江
西歲餘年甫六十有六拂衣徑歸遂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
使致仕家食者五年扁所居室曰止止齋仍自號鷄游子以見其
志云公質貌魁梧心地磊落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為
名高弱冠時出游錢唐與浦城楊君載廊州劉君汶友善論作詩
宜取法古人之雄渾而脫去近世萎蕪之習間挾其所為文登諸
大老之門竄為隆山年先生永康二胡先生趙文敏公鄧文肅公
所賞識公處家庭涖官臨民各盡其道平居慎重寡言故言必有
中至于委蛇進退之際莫可得而瑕疵人尤以為難能卒於至正
八胛正月癸亥其將終也神完志定無異平時正冠肅容端坐而
逝享年七十有一以其年七月丙申葬于州東長寧鄉之龍塢娶
劉氏封某郡君子男三人長仲楊用公廕為揚州路如皋縣主簿
次仲廬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次仲淮大寧路儒學正

前卒女三人適方泗陳嘉績虞尚忠孫男十一人女七人公既葬之明年某以久居詞林老不任事納祿而歸抵家甫一日而有召還之命於是仲楊仲廬相與謀來請文為銘而使者與仲廬至同日敦迫有嚴未遑即如其請載念某納交於公踰四十年知公為深不可以遂已也乃以退直之暇追記其所可知者論次而顯詩之以遺焉銘曰

惟士先志惟官先事志不可奪事乃有濟表表王公時之偉器抱負千百出僅一二竭蹶而趨躬盡瘁拾級而升不懈于位好是正直周而不比表裏洞達初終一致古今殊時學與政異公起文儒敏于吏治詢其職業匪專撫字士飲其德民酣其惠所去見思如古循吏沒世不忘仁言之利脩涂九軌方駕而稅用雖未竟志則已遂薦斯銘詩賁于封隧有之似之在爾來裔

黃文獻公集卷二十二

昭文席湜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二十三

續藁下之七

門人宋濂傅藻同編

墓誌銘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以致和元年夏四月壬戌卒于家秋七月甲申窆白馬鄉范田之原其子素博學而有文間出游京師一日隱然名動公卿間莫不交口薦譽之今天子稽古圖治誕開經筵即以素為檢討未幾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儒臣纂脩三史又以素為史官史事既畢中書奏以素為國子助教用資歷及恩例階承事郎遂追贈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某以退休之餘蒙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同官為僚且有平生之雅素以墓道之銘求屬諱不得辭按狀危氏出于姬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

泉州錄事參軍凝有子曰巨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巨之子曰全諷曰仔倡居撫之南城當江淮寇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而大破賊兵朝廷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大傅封南庭王仔倡特進檢校太師虔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國侯仔倡後歸吳越子孫皆任于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進士至大官者叅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絳為最顯而危氏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徙則自全諷六世孫怍始怍五世孫光大有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會大父諱時發宋贈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叅軍治獄明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能媚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皇朝為潮州小江等處鹽司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于易工于詩文聞儒先格言輒書於屏間以自厲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督責甚峻不憚竭力服

昭文席湜藏書

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母病刲股和藥仍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十六峯也陽身服田畝以為養而薄于自奉一布裘至十年不易歲凶出粟賑其鄰里而為粥以濟路人未計家有無學問之餘兼善于醫醫說一卷傳于學者平居氣剛而和警敏善料事親故有過必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解之素過庭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克而已為利祿計者既得之又恐失之竟何為哉汝其求師取友痛自修飭期無愧于古人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出告反面問孰與遊聞其賢也則喜否則必深戒焉晚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屬疾遂不起娶同里鄧氏忠義社統領克志之孫女今封宜人再娶建昌黃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人素為適長黃出也今改擢宣文閣授經郎次蒼次白次丹次赤次會次點女二人適陸鉉傅權孫男二人次祥女一人府君之墓素自為阡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及叙其世系之詳至於贈典所加又在其十有五年之後是用備著

之不嫌其詞之繁而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為親榮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一書姑為之銘俾刻以俟焉銘曰
危出于姬顯于唐伯仲並起尸一方或變其姓後乃昌為宋鉅人司文章綿綿大宗多才良仁和身退名愈彰垂芳奕葉遠太常有子承者沒不忘發于皇朝耀休光賁以命書煒煌煌增高益崇未渠央琢石以俟于其藏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漢有海西今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曾曾參軍某其自鄱陽徙家于鄞則由曾曾之大父珍始故今為慶元之鄞縣人歷五代至家任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郊祀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也初用舉者為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

昭文席湫藏書

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鼈受業焉楚鼈後出入臺閣卒為時之名人繼王君為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為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迹多為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昇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 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牢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佃墻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鷺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跑觀前隙地驅去復來點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羣賢像日為作羣賢堂先是平章

政事趙涼公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踵門禮請先生為學者師帥聞及旁郡廣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為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學一二達官魁士相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挈舟游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于中流酒半酣指所卜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于斯不久也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尚懋之哉諸生為之黥然各奉觴為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疾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自己暝而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日甲子葬陽堂鄉之陶與娶潘氏潘為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以

昭文席漫藏書

以女歸之卒因葬于建平至是奉遷而合祔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蓋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辭章為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于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素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鄉始朱子之傳則曩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于當世惜其任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于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于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于小陽先生其任于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為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槩見也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大夫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尤嚴憚之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領于郡縣學使以為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歿後二年門人徐仁等

若干人相與謀俾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狀來謁銘某幸
嘗厚交于先生徵於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
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龐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部先
之生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道之
將行夫豈弗任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於位厥施未豐惟其教
思垂于無窮門人謁辭論撰遺德畀于方來永有矜式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篤行之士曰曾君諱嚴卿字務光以致和元年六月
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十月
某甲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其子堅辱交於某謂先世在異
時嘗有同年好以銘來屬某不得辭按曾氏世譜曾子後十四世
當王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州也又十二
世至唐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侍廷鐸廷鐸生

昭文席湊藏書

仁昭仁旺宋中書舍人鞏尚書左僕射布翰林學士肇皆仁旺之
後仁昭生贊堯贊堯生易祥易祥生千復居撫之金谿千生學學
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欽生濬濬生綱綱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
曾祖諱激隱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于淳安令
父諱正吉國子進士並以文學行義師表其鄉母黃氏澧州司理
參軍庭蘭之女生君於淳安故名嚴而字光君質厚氣元不妄言
笑雖晏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
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世故業與其足弟君亦以所居屋讓其
叔有四妹悉營嫁之逮其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汲汲於
生事視勢利漠如也讀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
徒事記覽為文主於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
自以為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君接之色溫而莊恒以
經術教授誦說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分章別句類數辯名
無不究盡隨才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能與人交無主

角崖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人自不得而親疎之隣里有見侵侮者未嘗形于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穢惡之聲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君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齋藁三十卷傳于學者言論風旨之在人固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城南歐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先僭儕仰倜儻曾孫男一人立銘曰嗚呼先生學足以裨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自服前人之光是迓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爾嗣人有轟其伏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部使者振舉學校悉延至前代遺老以主教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風惟審言夙負材望以弱冠之年與之並登于師席眾皆羨慕焉審言顧獨恬于進取筮仕垂四十年猶俛首常

昭文席誤藏書

調隨牒遠方後來居上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仕而竟不得從容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謹翁審言字也世為婺之金華人曾大父大治縣主簿郵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為朱文公門人高第而於大治君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大父榮發深自韜晦罕與物接父霖始復以家學私淑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王公堃知南康軍葉公閻成敬禮焉仕皇朝卒官將仕佐郎委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發有知於書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老無不樂與之游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衢之明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名銓部僧授處之無雲縣官政鄉巡檢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縣主簿階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部使者雖莫能察而心竊疑為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誣狀而不欲自為異同乃賞其罪而解其職頃之仍舊

階改調婺州路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為師友念母老不可一日去諸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贍之終身平居寡欲治家有法吉凶慶吊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資產素薄而室廬再厄于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僑寓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蒔為事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得微祿不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朋舊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箒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審言所居齋室為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為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藁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藏于家審言生于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于今至正六年十月十年七十有五娶蘇氏文定公世孫女後三年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敬之處州路慶元縣榮慶鄉巡檢前卒次復之未仕次泰之廕補江浙行中書

昭文席湊藏書

省廣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嗣滋杜宏喻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国女二人其一適浦江張種其一尚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最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賁太常博士胡君助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脩撰張君樞而潘幸而獲陪諸公之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吳君與某獨存故泰之求胡君為之狀而屬某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某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詠歌先王之道於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游宦不遂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往見之雙溪上握手道舊故殊款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又一月而某蒙恩錫召欲伸總惟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于他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為務興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為審言處之有道由是士林厭服審言為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為獄官則能使囚徒不失其

所誠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是也茲不詳述
焉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徐吾行龜勉從事靡愛其力執
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于人蹈夫危機困而能亨罔間險夷皇仁
在上天日臨照朱紱之來於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歸孰昭其
昧曰有刻辭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為宋執政者曰正肅公有自建
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立遠
君世矣父東又自婺徙家于杭故今為杭州人母施氏君生而
俊爽稍長強學好脩元貞元年君猶未冠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
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遷寧國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安國涿郡盧
公按臨之暇略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答君既書再考
例當序進絕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生率初仇

昭文席湔藏書

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鄧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折行輩與之
拘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效之
者往往逼真然罕有若君能得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君兼工於篆
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詔起文敏入侍講於集賢輓君俱行
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
教官借授潮州路潮陽縣青洋山巡檢避荒之地縣長貳久闕君
攝縣事獲強盜之逋誅者八人脫平民被誣于盜者若干人而獲
其真盜者若干人廣東憲府有疑獄多以誣焉未幾移疾而歸至
順二年赴選集于京師某月某日天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士
以其所作楷書數萬字上進因得召見巉巉學士方侍書於閣中
前奏曰臣濫得能書名如吳福孫所書雖臣亦有所不及上領之
命侍臣引金鍾酌酒以賜將用為閣職有沮之者而止今上皇
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久在師儒之位不
甘為謫由以事上官竟坐是去國改調嘉興路澉浦務稅課大使

君承命欣然就職殊不以為歎也晚益務恬退足迹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真人及名公之歸休弗仕者湖南師于公有鄉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掠次對劉公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始歲適大早有禱立應遂為豐年理民田為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諭止婚姻之訟積數歲不決者它利害有當興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詣溫台兩郡臨給鹽場工本七年秋執事於鄉闈甫畢復俾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於所居之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返葬錢唐縣欽賢鄉西溪花塢先墓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興岳榜早卒孫男繼善君明敏出于天性豪邁不羈談辯絕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于四方自儒釋老氏至於岐黃沈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彝器法書名畫其書篆施于金石為尤宜奉贄帶求之者無虛

昭文席湜藏書

日禮部尚書秦不花嘗為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叟所著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印史一卷藏于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過君可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僅止于斯天乎人乎肅以狀來謁銘謹據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及汲于富貴類依隱以玩世鬱鬱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怍兮仰無愧不羸于躬兮來者之界

武畧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曹公墓誌銘

曹氏之先出於宋公將冀國武惠王彬南渡時由汴徙吳今居平江常熟州之祿莊里者號福山曹氏最為望宗聚族二百餘人任國朝多顯者而公之曾大父昌大父通俱晦迹弗耀父文富始以公故贈武德將軍平江等處海運千戶驍騎尉追封長洲縣子母王氏追封長洲縣君公諱某天姿剛直動必由禮事親善色養以

孝謹稱服用尚儉素戒子孫以為法治家井井有條積而能散私
帑不蓄妻財聞人有善喜形于色不啻出於己里中俊秀貧不能
就學者必周給之不喜暴人之惡有小過必委曲化導使知自悔
鄉人有不能制其僕子者公呼之來前喻以人心天理其子感悟
卒為善人公每謂人生于世但當設心坦夷仰不愧俯不作足矣
奚必泥古人之陳迹事事求合乎識者以為名言年踰弱冠猶未
有宦達之意會朝廷創開海道以通漕運首以材選而服其事大
德四年制授金符敷武校尉海道運糧千戶秩滿授元降金符遷
嘉定等處海運副千戶公律已以廉處事有法所部之人咸畏而
愛之嘗聞洋而過風濤大作舟人震駭公神色自若徐諭之曰委
質為臣當忘身而徇國進思盡忠天必佑之眾莫不服其量大府
或以事咨詢于衆多俟公言而後定至大三年起授金符武畧將
軍海道漕運都萬戶府副萬戶公數以漕事往來南北而深察其
利害視事伊始凡所興除公私咸以為便四年夏部海艘八百所

昭文席湜藏書

漕米以石計者百七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有九畫旗宵柝號令
肅然舳舻相銜首尾不絕旬日之間已達海口舊傳海道有神司
之人恃以無恐公蠲潔致禱感應如響有相之道焉玉音獎諭宴
勞錫予視常歲有加人以為榮而公雅志恬退既受代即屏居丘
園優游自適幾若與世相忘同列有惜其去者言于當路乞權留
之至治二年有旨起公為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千戶三年夏轉
運至京師賞賚尤渥廷議復用公為萬戶未命而公遽以疾卒泰
定元年四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福山塘之
西丘公垂屬續命割上腴之田一百九十有八畝築精舍擇方外
之人主之俾以歲入供晨香夕燈況掃百須之費願語諸子曰吾
不以身後事累汝也夫人鄭氏封長洲縣君以禮自持克配君子
嘗發私芟造輿梁以濟行者成公之志也子男八人長文華將任
佐郎平江路崑山州稅課大使贈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
飛騎尉追封吳縣男次思聰將任佐郎而浙都轉運鹽使司永嘉

黃文席集卷之三
場鹽司丞次思溫徵事郎温州路稅課提領次思恭不任次思賢
將仕佐郎平江路長洲縣尉次思忠次文英次思問皆未任女四
人孫男二十人文華長子珪襲公職佩金符為忠翊校尉平江等
處海運香糯所副千戶次楚仙由也里哈溫必閣赤累遷從仕郎
宣政院崇教所知事餘皆未仕曾孫男三十人初武德府君早世
王夫人躬靡它之誓教育其三子訖有成立長即公次良王承務
郎冀寧等處稻田同提舉無子公命以思賢為之後次濟滿從仕
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贈集賢脩撰承直郎公沒二十有六年而
珪來京師以銘為請蓋公先三世皆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公遭逢
聖代克承天寵久鬱必發乃理之常雖所用未究而諸子嗣有名
位通孫遂世其官餘慶所及未見其止推本積累之自而昭示于
後人所以使之引而勿替也銘其可無作乎銘曰
海於兩間為物最鉅孰能以力與為勝負有偉曹公孔敏且武出
長萬夫訓齊行伍風檣浪楫若鵬斯舉精忱所格百靈呵扈天吳

昭文席湜藏書

罔象莫敢予侮千艘並集灌輸天府克有成績徽聞當宁傳宣宴
勞秩秩樽俎萑萑之將便蕃錫予公不自矜翮其遠翥鋒車召還
不留不處為官擇人諉以印組上方用公還領故部公忽已仙返
于帝所有子成考咸躋官簿惟時聞孫大纂遺緒從事賢勞無忝
爾祖如漢世官氏以倉庾福山之西匪堂伊斧史官勒銘垂輝千
古

華亭黃君墓誌銘

始予校文鄉闈華亭黃璋首以薦書北上試有司不合而歸益肆
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旨預聞試事璋以
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于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于二
十年之後方用自媿而璋殊不以欣戚累其意踏予門再拜而言
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官業知名于時者璋州歲就學吾大父暨吾
父延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躋攀分寸為閭里之榮而吾
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于丘隧盖有

望于璋而璋又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復于吾父矣今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言俾吾大父沒而不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予竊矜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乃序而銘之序曰君姓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逮君皆弗仕君為人謹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于教化多相率為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絲蓄粒聚家以苟完久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理相加忍弗與校也性至孝母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踰七十溫清定省未嘗輒廢遭喪致毀不嫌其過乎哀歲時子孫捧觴為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為務元統元年有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于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為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續神識不亂大斂面

昭文席湜藏書

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于宋寶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于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三月某日葬於胥滿鄉泖環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鉞璋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為鉞之子珪無錫州新安巡檢璋以天曆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今用特恩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一人予聞之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素傳于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為不久矣為善之報果何如哉姑為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緊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舊既播而又肯獲不以無年輟而弗作其種其稜物之不齊曰至而熟食之有時惟銘可徵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悻

南陵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威仲學者因其別號尊之曰南陵先生其

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婺之義烏者考超官至節度使其諸孫固蚤游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年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恩陽今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固諸孫從用生說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三益表其墓說生永年喬年永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任于京師而僑居于濟南後復歸義烏而占籍焉終于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儔從政郎嚴州司法叅軍娶陳忠肅公子直秘閣正彙之女其沒也正彙誌其墓鑄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喬年子濤承奉郎濤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其世序官闕見於譜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有五人其通朝籍部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誠祖諱衛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二年應薦為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恭之孫女通濟隱君由庚之女先生少

昭文席湫藏書

嗜書稍長治舉子業穎出儕輩間運去物改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素而通齊為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風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開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久之乃用部使者察舉起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養得士譽在石峽歲餘即棄官而歸徜徉于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三日以末疾卒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墓之次先生氣貌充偉而襟度踈暢待人一本于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焉為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主于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刻工也有南棧類藁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勸其族子而弗克家復選族人得先生以為子俾盡有其田廬先生辭曰凡為人繼嗣貴能紹其先業耳田廬固非所計而田廬之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墜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娶傅氏前

三十年卒先生之墓實同北城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文俊傅復亨孫男四人裕禕補初曾孫男三人良玉墓先生殆將兩紀乃來諗于潛曰先人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百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非子其誰願以予方効官于中外未遑有請子既得謝而退失今弗圖懼流風遺範日就堙沒謹命次男禕疏其行實以俟采摭而論撰焉潛竊惟吾里衣冠望族莫有先于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于王氏先生引而弗替畀付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豈必身都高位而後為能世其家也哉潛自總角忝預弟子列今也髮種種矣嗟逝者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敢辭銘曰

婺女之墟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肇自王氏世科世祿恒不乏人重珪疊組萃于一門是似是續蟬聯十葉復抱遺經脩其世業先生承之弗墜益振如木有本如水有源教施于鄉佩衿濟濟道之將行乃止不仕尚克育子而又有孫餘潤所蒙有材彬彬趾美于前

昭文席湜藏書

垂休于後嗚呼先生是謂不朽

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葉府君墓誌銘

君諱應咸字心可姓葉氏處州麗水縣人葉於處為著族君十世祖襄自松陽徙麗水遂占籍焉高祖冠宋季再領鄉薦善言性理而尤深于易有起進士至敷文閣待制者曰宏其伯兄也曾祖一鳴舉進士未第而卒祖正大登仕郎父天與仕皇朝為美化書院山長秩滿當教授一州輒棄不就母青田潘氏宋秘書丞復之曾孫女君少有經濟志嘗慨然曰窮經將以致用也非精無以造微非篤無以道遠乃發先世遺書朝誦暮習凡聖賢授受之奧古今治忽之幾至于儀章度數圖書曆象靡不研究山長公知其將適于用試使綜理家務外內脩飭日有餘暇山長公正衣冠坐堂上子孫環列左右俾君援引經傳典故泰以當今事宜而訓戒之雖隆寒酷暑不廢前史官鄭陶孫以子壻銘登仕公之墓稱君通明秀潤詳雅善幹蠱人以為無媿辭科舉初行有司以君充賦試不

合以親老不復入塲屋專意色養甘旨之奉必夫婦躬親之或燕
飲宅所遇時新之物未薦于祖未進于親者則不敢嘗子守以為
法天曆戊辰山長公卒既祥禫益不出慕室萊山之西扁曰肖堂
蓋山長公自號則堂君亦不忘也母氏生君而卒君始生之旦則
母之諱辰每至其日必變服號慟如初喪子孫無敢言稱壽者始
君既失所恃登仕公之侍人方氏鞠育之及長事之如母奉繼母
王氏曲盡孝敬撫弟有恩教子有法第三子琛為通政院宣使至
順辛未以公事自上京至江浙行省便道省侍君曰父子天性也
五年一見面豈不願為旬日之留然簡書有程小子初仕不可不
戒抵家之日即命遍謁先墓信宿遂行且告之曰能愈加廉謹以
自持則可再見我如今日矣琛去又五年未及再見而君以至元
乙亥四月庚申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二臨終以山長公墓石未刻
屬諸子緒成之語不及他其又明年丁丑十二月壬辰葬於某鄉
岑原之清風臺去家五里而近娶同邑湯氏娶都縣尹垓之女有

昭文席湜藏書

婦德生與君同歲後君六年卒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珂早卒次玘
後君五年卒次即琛歙縣丞辟行中書省掾史考滿而遭君之喪
服除乃得調今為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次瑾未仕女二人婚
曰湯奎何達孫男六人女三人曾孫男三人君所為詩文有接閑
集一卷其言務去健美而甘澹泊不事華藻以諧世好也琛官正
七品法當封贈父母如其秩至正九年春得請贈君為承事慶元
路同知奉化州事君配湯氏為宜人其明年琛用治最受知憲府
議以覈田於吾婺之屬邑會予歸自京師乃奉君妹婿松江府儒
學教授練晦受之狀來謁銘狀稱君材可用世特以切於孝養
不仕故所施僅及其家傳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君蓋有得
其旨矣惟夫知君之深是以言必以實而不苟過為夸大可謂善
叙事者也予何能贊一辭庸備著其語而作銘以系之銘曰
士之為善兮不與名期積久必發兮名斯我隨君則有材兮又有
其時昂貴弗售兮卒以不施安常處順兮乘化而歸儲社寶多兮

嗣人之貽寵靈所加分長世光輝樹此碑板兮昭以刻辭

戚君墓誌銘

予為仲成銘其父墓後若干年而仲成亦卒其子莞復奉春友朱
濂之狀以銘為請予寒年多感不忍銘人父子而莞固請不已敢
不諾君姓戚氏諱崇僧仲成其字也上世占籍婺之金華為宋官
族高祖諱如琥朝奉郎知袁州軍州事曾祖諱宋祥從政郎廣德
軍司戶參軍祖諱紹入國朝隱居不仕私謚貞孝先生父諱象祖
信州路道一書院山長母朱氏前鄉貢進士環之女君兄弟二人
兄某以材見推擇從事於憲府用例補官君獨不以榮進為念端
居苦學間弄翰于詩文皆積麗綿密可喜年二十有七始盡棄其
學而從鄉先生許公講道於東陽之八華山用意堅確蚤夜弗懈
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尤潛心于儒先性理之說探幽發微必
極其根柢而後已同門推為高弟初袁州府君與從兄如圭如玉
並受業東萊呂氏之門而許公之所承傳本於考亭朱子君以得

昭文席湊藏書

於許公者歸而稽諸家庭之訓聞無不昭合自信愈篤克已厲行
為人所難能衣簞食淡待親朋一以清約不曲徇時尚而改其度
每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先廬適毀於菑君
備殫勞勩以復其舊山長府君漫仕而非其志厭居闕閭間偏訪
壻呂公汲于永康太平山中僑寓久之因君徃省遂卜居焉君性
恬靜默坐一室環以書數百卷非有故不妄出呂公既遣諸孫來
學于君復創義塾聚族人之子弟使就學誨君主其教事君克謹
師法持規嚴學者敬憚之扁其室曰朝陽以表鄉土之懷人稱之
朝陽先生云君有春秋學講一卷蓋其少作晚歲所著有春秋纂
例原指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
掌圖二卷以六書之學世儒率置而不講所傳經籍之文多致譌
舛乃考許氏說文參以近代諸名公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書
詩儀禮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將獻于有司而乞頒行於
四方以儀禮一經未既弗及上又嘗為書言時政欲詣闕陳之亦

弗果行人見君高蹈物表目以為畸人靜者而不知其未始忘情
斯世第不屑苟售耳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君以疾卒于太
平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葬于義烏雙林鄉下頓後祝之原娶朱氏
從任郎揚州路崇明州判官復淳之女母氏之姪也有婦德諸子
惟英非已出撫而教之均壹無間前三十年卒君之葬與之同兆
域子男五人長即英次蒙次莊次莞次多早卒女一人適金華頁
逢慶亦已卒孫男一人訢遷尚幼莞懼君之遺志逸行無以表祿
於世故求託于銘以傳予竊以為古之歿而不忘者在乎承之得
其人不系乎銘之有無也君多男子能讀父書它日必有出而顯
其親者姑為之銘俾刻石以識焉銘曰
戚之家學宗呂氏百年遺響君克嗣私淑諸人祖朱子邈其承傳
歸一揆君先羣從皆進士季由師氏為刺史流芳五葉未渠已孰
無望君復其始時之可行君則止世其學弗世其仕杜門著書逾
紀兩書成未出君不起俾以銘章示源委後人無忘趾其美

昭文席湜藏書

路總管韓公墓誌銘

公諱

字

姓韓氏世居

之信陽其先以材武仕宋曾祖

諱斌忠訓郎祖諱伯榮以武功大夫總軍襄樊考諱興祖親國步

日感曆數有歸遂隱不仕公身長七尺美鬚髯多藝能尤善騎射

不屑為文字之學而善談論古今事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平章

政事阿朮奉詔南伐師次鄂州都統制程公鵬飛舉本軍來歸公

以將家子隸其麾下戰數有功十三年署管軍總把尋以兵屬黃

招討世雄先是大軍度梅嶺下廣 十四城公皆預 行未幾

軍來犯廣州公從世雄守梅嶺戰 捷獲其隊長遂攻破南

州率舟師次清 斷浮梁以遏其衝既平廣州而兵復起公與

之戰於烏泥沙 三山屢 畧循 降其守將十四年

駐隆興世雄從參知政事也的迷 收興國斬黃公以偏師出戰

生擒三人軍次黃州公去城十五里而舍兵始交公直前嬰其鋒

流矢貫右臂裹創 戰黃州平十五年從世雄入覲賜銀符真除

忠顯校尉管軍 仍賜金織文衣以旌其功十六年程公為行
省叅知政事公從之討五溪諸蠻 入奏邊事還領諸 拔突
軍四百五十人夜 林若 之民使去巖險而無所憑
恃進諭桐木 其 負兩銅鼓 朝廷方議旌擢會靖州
矜犂 閩 招撫有旨命程公往討尋復止之俾擇人
諭之使降公請行諸 果皆嚮化 罷遣諸軍命程公以平章政
事行中書省事調公 岳之臨湘縣公既視事務農重穀興舉學
校廬館舟梁 治以 二十四年遷 朔校尉處之麗水縣尹鄰
邑青田有 亂 郡將署公為郡鎮撫麗水青田縉雲龍泉
松陽五縣民 治 公立部伍提要害遣別騎前進追奔五十
里而以所部兵繼之手射二十一人其九人皆斃生擒十三人斬
首五百級餘衆聚于沙溪公手縛其二人以獻遂直往擣之獲其
首亂者六人諭其民 千五百二十戶使皆復業未幾台州妖民
反以婺之東陽玉山為巢穴既就擒伏誅羣盜相挺而起者猶未

昭文席湊藏書

盡珍處與婺為鄰郡縉雲尤被其害公以民

逐捕之手

又二人射五人皆斃斬首一百級又與其黨 於西巖追斬三十
餘人姦軌肅清而故平訟理見稱廉能大德二年升武德將軍知
台之黃巖州自州抵郡城運河皆瀕海通潮汐故有腫以時其蓄
洩歲久不治公下車會大霖雨水閘不行君命考其故道為腫十
有四凡^三四年而訖功民以為便同知州事朱公叔麒故宋朝
為立石紀其績人至今傳誦之環州者皆河水壅塞已久遂多火
災公命疏浚之豪右多不樂公弗顧渠成而火害息凡平冤獄者
三所活數十人公在麗水十年黃巖七年所至咸有去思形于歌
謠部使者舉治行為諸州最至大七年除懷遠大將軍 州路總
管延祐元年遷定遠大將軍南劍路總管南劍改延平
為延平路總管年老去官卧病山陰谿上以信陽之潯水自號示
不忘故土也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七日卒于安寧里之私 享
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之原元配汪氏先三十

八年卒繼室沈氏後九年卒劉氏又繼之子男三人長 家 汪
 氏早卒次人 沈氏出用公廕為從仕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雙
 場鹽司丞次玄劉氏出亦卒女六人長適知黃巖州 次
 適同知東平總管府事王雲次適海運千戶王振鵬次適 祖
 次適天台縣尹秦徽徽萬孫男二人夢生留生孫女五人公孫三
 十年其家始奉公孫婿江浙行中書省掾甘立之狀來謁銘 嘗
 歷觀前史所記為循吏者非必有戰伐之功為良將者非必有撫
 字之責公獨負其脩能惟上所使孔子所謂君子不器者公殆其
 人乎是可銘也銘曰
 天之降材各有其施惟材之多無適不宜公生將家逢時思奮披
 堅執銳出履行陣皇靈所加四方攸同乃授以政疇其民庸拾級
 而升克有位序由公之材兩有文武公起列校再剖郡符 有成
 績登于冊書作為銘章姑備闕逸惟石可泐公名不沒

樓文翁墓誌銘

昭文席湜藏書

君諱如浚字文翁姓樓氏樓之得姓出于東樓公子孫散處四方
 皆為官族在婺之竹山里者吳有侍中玄散騎常侍峻宣威將軍
 陟齊有給事中幼瑜梁有侍郎偃名見史傳圖志竹山後更號智
 者里降及近代亦有撮儒科通朝籍者君之曾大父諱幹大父諱
 紹祖父諱某雖不世其官業所居猶故里也母陳氏君本黃山童
 氏子出嗣樓氏江南新附之初人心未寧愚眚因而構亂本生父
 死焉君方髫鬣能以智自全鄰人適見而負之以歸眾皆駭歎以
 遠大期之甫踰弱冠復罹家難母子相依以續前人之遺緒君識
 見多出人意表族人或忌之君伯父謂曰是兒骨相不凡它日將
 亢吾宗宜善遇之君自少讀書不習為記誦詞章以希世取名而
 能知其大意故其事親孝奉先有禮且善治生有餘力則推而及
 於族姻鄉鄰作義塾以教其子弟窮乏則周之舅氏嘗託其孤於
 君始終經紀其家事纖悉備至大德丁未歲大饑道瑾相望賴君
 以活者甚眾間出粟貸之踰年而未歸所貸皆不取息貧不能償

亦不問公上之徵歛必先期而集尤謹於將迎縣大夫有所詢則別白是非以告而無隱有陰受其賜而不知者人有患難赴之恐後而無德色居常以氣槩自高而性本自寬厚有雅量人莫不樂與之交四方賓客之來留連款洽無虛日母年九十而終治喪寧過乎厚會葬遠近畢至姦胥大俠閭里惡子譁訐成風人多以小不忍務力勝之君悉不與較順受之而已久而各自悔服無敢復相侵侮故同邑貲相將者惟君家久而獨完君素有幹局精力過人兼通當世之務而安于素分無慕乎其外人勸以仕皆不聽至正壬辰朝廷用兵誅反者出粟二千餘石遺其子輸于官以佐軍餉有司刻上其子名轉達于中書乞授以官君聞之殊無喜色蓋非其始望也中歲頗好老氏清淨無虛之說更創道院延羽流與居與游君一生少疾疾年既耄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少壯時蒼髯如戟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將終命悉焚積逋之券細書累紙區畫後事雖細不遺氣息奄奄猶據榻危坐左右懼

昭文席湜藏書

其疲憊扶之就枕乃瞑君生于宋咸淳庚午正月二十七日卒于今至正甲午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娶王氏先二十三年卒次葉氏子男六人長國華保義副尉湖州路德清縣主簿次士祥次璋管領拔都民戶總管府玉龍千戶管民司長官皆王氏出次士庸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次士毅次為許氏姊後更名煥女一人孫十五人鉉鏡鋼欽鈞鈇鈇鉞鎮鉉鎮鉉鎮鉉鎮鉉鎮鉉鎮鉉鎮孫男一人淮女一人國華等卜以君卒之年十月十八日奉柩葬于所居西五里東塘山與先室王氏合前期以傅生藻之狀問銘於予今年春傅生來自君所徵予同游金華之法華山升高望遠衰徂久之明日還過君家止予宿張鐙釀酒促席道舊故追計之不至君家已二十有六年又明日君欲復與游嵩頭陀智者國師道場上清五雲龍壽諸山予以興盡留詩為別而歸孰知遂成永訣乎予少君七歲而蚤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不朽之託乎雖然詎可忽然忘言乎輒因狀撮其大要為銘以昇之聊以抒

予哀云爾銘曰

嗚呼文翁素分之安雅量之寬處世能順保家能完養生能壽教予能官人一能之斯以為難翁之于是殆幾乎全其可以無傳耶

許君墓誌銘

君諱熊字吉甫姓許氏娶之東陽人晉孝子攷之裔為近代衣冠鉅族居邑之南者曰南許居邑之西者曰西許而君之先居昭仁里之梅峴則由西許而支分也宋宣和中睦寇猖獗八世祖瓊集丁壯捍州城有功補秉義郎以城中食盡援絕力戰而死鄉人為立廟而祭之曾大父諱崇之大父諱元凱父諱文奎值宋社之阨危羣盜充斥挈家僑寓州治西南之相齊坊而君生焉其復歸也君生六年矣即使就學朝益暮習孳孳不懈父性方嚴君左右敬承克盡子職特鍾愛焉長兄熹為伯父後雖異居而有無相通不以彼此為間仲兄勳與君同貲業凡理家務應官府之需皆君獨任其勞而遺之以逸仲兄個儻好客終日趨侍無厭倦之容仲兄

昭文席誤藏書

歿止一子甫十歲教育之至于成人而授之室君于族黨以歲時會拜正尊卑之分以祭祀飲福序親愛之情貧窶則加周卹推而及于鄉鄰凶歲賴以獲全者甚衆過急難必扶持拯救之事之以義舉者輒欣然為之倡每誦昔人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故與物無忤樂道人之善而不欲指植其過人以是稱之君鬚眉秀爽氣貌端重平生安于素分而無慕乎外自號樵隱以見其志焉君生于至元戊子二月十一日卒于至正辛卯六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家南五里之西許山遵治命也娶義烏徐氏寶謨閣待制文清公之曾孫通判州鑄之孫江東總領所幹官通之女子男五人忻恂悌恒懽孫男七人震高蒙高大有巽亨大同革高鼎高女六人長適同邑陳應昌餘在室君孝友出於天性父無恙時愛西山之勝有終焉之意欲購其地不可得及既歿而葬於柏墩其人始以地來售乃營兆域改葬而治冢舍于其旁以酬先志按儒先遺法創祠堂於所居之左而饋薦以

禮八世祖廟久壞弗葺發已橐撤而新之仍畀以祭田若干畝俾族人之無所歸者掌其祠事月有廩給焉又以外氏徐文清公之本支凋落將為之立後建祠有志而弗遂也君歿後三年忻等以婺州路儒學正王君龍友之狀來謁銘王許故有連君之父與王君之伯氏御史公同師事鄉貢進士石先生而王君又與君二兄繼登先生之門故知君為最詳狀所述其目有八文繁不可具載謹撮其大要以為序而銘之銘曰
嗚呼許君學足以持其身行足以律其家接物常存于寬厚處世不奪於紛華豈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者耶

退藏山人趙君墓誌銘

君諱若磬字仲和姓趙氏其先于宋有屬籍君所祖曰德雍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咸寧郡公贈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追封廣陵郡王謚康簡實魏悼王第四子廣陵生承亮咸德軍節度使秦國公贈樂平郡王謚恭靖樂平生克愉封魏國

昭文席湜藏書

公謚文思文思生叔蒞內殿承制生堅之南渡初自開封徙衢州終於大夫累贈正奉大夫正奉之子承事郎平江府常熟縣丞公傳則君之高祖也娶婺州蘭溪徐氏又自衢徙蘭溪之甘棠鄉新豐里曾祖諱彥鈇迪功郎福州長谿縣丞祖諱盱夫從政郎處州遂昌縣令父諱時堯本成忠郎憂夫所生於常熟為曾孫故遂昌育以為子母徐氏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介之孫女君幼開敏授以書輒能通大義年十有二而宗國顛覆又二年而失所怙時新附未久君朝夕奔走以聽科繇恒惴惴焉恐不克保其家媼黨莫為之援反侵虐之母子相顧憂感弗堪君不得已俛首刀筆間斬以禦外侮遂僑居于郡城既而見推擇為主獄吏數辯繫者之寃所活數十人部使者以為能陞本郡列曹掾用例遷衢州府公之賢者咸加禮遇而權貪以不附已深銜之君強直自信無所回撓竟不見容而免君太息曰始吾以門戶多艱姑寓迹于是家幸稍寧不貽親憂可以止矣乃歸理舊業因以退藏自號君

家居孝於母友於諸弟尤篤于教子待姻黨有恩未嘗以疇昔之
故為芥蒂人有善必亟稱之至赴人之急難雖莫夜風雨無所憚
母年七十四而終遷父柩合葬東陽縣懷德鄉之勝湖山且以其
自號者扁諸墓廬云君疾既革命內外靜默無諱惟戒其子嗣鴻
以謹祭享保丘墓言終而卒重紀至元之二年九月三日也享年
七十有二娶陳氏何氏李氏何氏太府寺主簿自之女前君三十
年卒陳氏有子嗣淇與俱後君五月卒子男三人長即嗣淇次嗣
鴻嗣滋皆何氏所出也女二人適金華楊森翁義烏陳善新孫男
八人古忠古憲古愚古怡古性古懌古恒古悅女六人其四已行
二尚幼君歿後十年是為至正某年嗣鴻乃克治地于金華縣婺
女鄉夫容山之原卜以其年某月某日奉柩以葬爰狀君行蹟予
門再拜而言曰始先人遣嗣鴻受業于鄉先生許君語嗣鴻曰吾
衰朽無成汝兄既早失學汝弟又以疾廢三百年詩禮之傳天其
或者不汝絕乎汝其勉之嗣鴻無能奉承教命大懼世叙之可徵

昭文席湜藏書

者子孫日遠日忘而先人之承其先聞其後者無以昭示於永久
願備叙而銘諸石既答拜遂按狀所述為之序而系以銘俾歸刻
焉銘曰
行其權曲以全執其節剛以折晦而明心則亨歿不朽惟有後

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省翁字傳朋姓王氏世為婺之金華人宋太師左丞相魯國
文定公諱淮之玄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東陽郡開國公諱棟
之曾孫中奉大夫直較文閣福建路轉運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
男諱秘之孫朝奉郎將作監主簿諱琦之子也公生而岐嶷長益
清敏才學兼茂為宗邦所欽仰又其姿表明秀風槩蘊藉雖當乎
運去物改之餘望而知其為相門子弟矣起家衢婺二郡儒學錄
大德中陞婺州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一郡而國制教授必年艾

以上始得為之公名上天官蓋未四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
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亦以儒學正滿考同在選中而年皆不
及格有司以常制持之廷臣言虞集雍忠肅公孫王肖翁魯文定
公孫皆前代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羣不得拘于常制於是虞公
得教授京畿而公為靜江教授南方酷暑多瘴公到官居七旬即
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康會白鹿洞書院山長
缺郡守崔公翼之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為復興之新其屋
宇廣其田租而來學者滋衆士譽翕然至治初辟江西行中書省
掾史賴人有因覈田虛增糧額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決公
以謂民變雖靖而糧之虛額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選者以千數
先是持選衡者皆顧憚不敢理日致壅滯公閱選簿為之銓注數
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惟其言是用休聞以彰泰定四年積年
勞除將仕郎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
供億京師以軍興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帥至僚吏率以選居

昭文席湊藏書

居幕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訖辦僉以為能仍紀至元二年轉從
仕郎嘉興錄事通歲侵部使者檄公行視田公為其實以聞得免
荒租數萬石它州郡有奸利事部使者悉以誅公決公決之無或
不當者惠利及人甚衆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其仕遂以承務
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丑也享年六十
有五以五年二月壬寅葬于金華縣婺女鄉施家塘之原公娶唐
氏子男六人長萱泉州德化縣主簿次藻杭州路海寧州判官次
蘭鎮江錄事司判官次荃次葵次葍奉化州儒學正女三人長適
劉文同次適申蔓次適吳儼孫男十二人女八人公天性孝友事
親無違禮養寡姊弱甥無失所者教諸子必由于禮法家庭之內
肅然有儀所得祿秩多以周親黨振貧乏內顧不足以為累高
懷雅興一寓于詩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傳朋短章醉墨
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久居相位是時南北講解中外無
事一用柔道佐時絀尚利喜功之說以休養其民人以故百年之

間江左元元得以養生送死而無憾南渡以還論相業者莫于斯
為盛魯公之從子是為文憲公柏實學于黃文肅公幹以傳考亭
朱子之道統而敷文又受業于文憲以及橋堂劉先生炎雙峰饒
先生魯其學皆本于朱子於是言道學者推為朱氏之適傳矣維
公之生上承世德相業之隆道統之重萃于一門者家庭之所見
聞為多而累世文獻之傳逮於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惜乎不大
顯融不足以究其志之所就然論天道者謂王氏宜有後而公侯
之子孫當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賢能發衣冠家孰盛王氏相
業道統聯徽嚴軌奕葉載德委祉于公公繼承之文獻在躬際今
昭代仍有祿仕用世其家克濟厥美君子之澤維衍並延曷觀水
木絲有本原斷石刻辭爰誌陵谷尚其嗣人是似是續

故處士金華王君墓誌銘

君諱蕙字光庭姓王氏其先太原祈人徙婺義烏之鳳林鄉又自

昭文席湜藏書

鳳林徙居郡城凡六世至宋政和間有以進士起家者曰登卒官
湘潭令贈太師魏國公與君為七世祖魏公之仲子曰吏部尚書
贈少師莊敏公師心丞相魯國文定公之伯父君之六世祖也會
祖諱僑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祖諱琰將仕郎父諱崑入 皇朝
為婺州路廣盈庫副使君六歲失母孳號頓踣寢食俱廢哀慕沒
齒不忘里中偶不戒于火君年甫十六亟詣家廟奉遺像以出它
悉寘不顧東軒書院祠堂由始祖而下不以世教遠近為間咸合
食焉屋壞弗葺君繕完使一新且割田為經久計先墓祭田族人
送主之春秋之事或廢不舉君為修其缺墜惟謹念上世獨莊敏
公有傳在太史氏其後累世歷官行事年壽卒葬皆未之有述將
狀其實請于時之聞人有志而竟弗遂君平居孝于父友于兄弟
推以及其宗族尤樂周人之急篤于愛子而訓誨甚嚴臨終戒之
曰汝能以孝友繼吾志吾死瞑目矣君幼穎異稍長受業儒先尤
精於音韻文字之學有司以君善譯語薦于翰林而君以侍養辭

不就遺榮自適優游卒歲未嘗以窮達動其意也君生于至元己丑正月十七日卒于至正甲申閏三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六娶戴氏子男三人浩存元功漢章女一人許嫁曹道寧孫男一人女三人其明年乙酉九月十六日浩存等遵治命奉柩奠金華縣婺女鄉槐龍里馬鋪嶺先塋之次其葬也浩存既刻石誌歲月復介予友張君樞來謁銘吾婺故宰相家無若魯公之族最為蕃衍衣冠奕葉後先相望至于運去物改出而仕今 聖時者猶彬彬焉積累之素固非一朝一夕考其源委則功烈著于當世福澤被于後人實自莊敏公始德厚流光餘慶未艾而君謙冲退託如弗克勝與世浮湛耻于街褻觀其孝友行於家持身接物始卒無疵可以謂之全人也已矣必傳珪嚴組然後為能世其家乎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生焉道彼斧斤以保其天孰終奪之嗇不使年樂哉斯丘尚歸夫全

昭文席湫藏書

章府君墓誌銘

龍泉章府君以至治辛酉八月壬申終于家後八年當天曆己巳十二月己酉夫人李氏亦卒又二年至順辛未七月庚申合葬縣北西寧鄉古萊山之柯林墓上之石未有刻文又十有一年其子過孫以狀來謁銘予雖不敏嘗執筆從太史氏之後以文字為職業不敢以不敏辭按狀府君諱格字元壽姓章氏其裔出康州刺史鵬刺史居泉之南安未幾徙浦城再傳至檢校太傅仔鈞仕于門王朝其子若孫多顯融于時章遂為建之著姓太傅第三子檢校司徒仁燧生校書郎文錫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處之龍泉重生告告生順順生公探公探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輔輔生聞義聞義生用之則府君之高祖也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煥文生斯立則府君之曾祖祖父也府君自高祖以來咸不樂仕進壹以儒術自娛至府君尤能外去聲利高蹈物表白髮蒼顏衣冠甚偉見者皆指為前代人然不以弗仕而乖恤民之

志性篤嗜黃帝內經甲乙靈樞之學晝夜嚴劇之弗厭多居善藥
疾病者疔瘍者咸走藥之而不求其償或訛府君曰行藥如行師
將非其人則民生菹醢子非世習或證不宜藥藥即殺人奈何府
君笑曰君言固當吾心將以己人之疾非若粗工然欲售醫以為
市也彼蒼者天君詎知不吾佑乎閭井之間倚府君以生者甚衆
果不違其言府君孝友出于天性父齡逾八十不良于行雖多僮
媵府君朝夕給侍左右未離去父既歿奉其愛姬如母人疑府君
為過府君曰父母之犬馬亦當愛之况人乎哉聞者嘆服親屬有
利府君多金者數至豪奪巧攘府君笑弗較居亡何又構誣府君
倚官勢而鉗錮之府君曰子何必爾欲金當持去又弗與競于是
大慚服不敢復有所侵府君不嗜酒每嘉賓至必陳壺觴以為燕
樂共談歷代治亂纏二如貫珠聽者欣然忘倦客或沉酣擊節為
長歌亦弗之厭蓋府君局度凝廓遇物有容類如此夫人出于宋
之官族克相府君以成厥家而所以奉尊章和娣姒飭子孫又各

昭文席湜藏書

盡其道人有貸錢者久不能償輒勸府君焚其券府君享年六十
有三夫人之壽視府君而贏十有一馬生子一人曰過孫女一人
錦川季源其婿也孫男三人曰珪曰璋曰溢惟府君生于簪纓之
胄雖不出仕以流聲聞于時然在家以孝友稱其存心復以澤物
為務揆於古者肥遯之士亦若斯而已知府君者可使泯泯而無
傳哉是宜銘銘曰
澤則有蘭兮山則有薇我采我食兮我佩我衣銀黃雖貴兮獲之
或非曷悖孝友兮保家之肥我民疾痛兮况切我肌完其無醇兮
起其枯羸人已一視兮我道在茲萊山藟葱兮有石如脂昭幽廓
潛兮勤以貞輝

青槿居士鄭君墓誌銘

至正癸巳秋九月十又六日鄭君子敬卒于家其子渙以冬十月
二十又七日葬君子于浦江縣東三十五里閩子塢之阡今年春二
月五日奉太常博士胡助狀來徵予銘按狀君諱欽字子敬姓鄭

氏子敬其字也其先出後魏建威將軍曄曄生中書博士茂茂生
白麟有七兄弟號七房鄭氏皆多子孫謂白麟之後不傳者失
之也白麟十六世孫宋歙縣令凝道始自滎陽遷于歙凝道子殿
中侍御史自瞻復自歙遷遂安自瞻生秘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
又自遂安遷婺之浦江今為浦江人淮生照照生冲素處士綺綺
字宗文通春秋穀梁學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事父母甚孝父以
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母張病風擊綺
保持若嬰兒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弗懈教子孫不分財異爨
至今九世無敢違其言朝廷旌之為孝義門綺生聞聞生運運生
政以孝謹稱淳祐中大疫有至滅門者人恐惑四奔父子不相顧
恤政與妻賈奉病母陳益勤終無他虞政生德璋處州青田縣尉
德璋生大和建康路上元縣龍灣務提領君之父也龍灣厖凝端
恪有魯駟士君子之至行其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
府子弟小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過歲時出生堂上君帥羣從子

昭文席溪藏書

皆威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 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
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
有所未及名聞天下自 皇太子暨丞相諸公卿多作大書及賦
詩以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復
篆東浙第一家以褒之蓋大和喜學君益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
而力行之冠昏喪祭壹從朱子家禮而老子浮屠悉罷弗祀子孫
從化馴行恭謹不知塵市涼薄事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食
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絲毛事有文可覆扶日則
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則聚棗華軒中溫溫語笑
至更餘始休雖列顯仕不敢扶以自驕諸婦但事女紅不使豫家
政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然其所以致是以龍灣親攬
其綱而衆目之翕張則于君乎是賴及龍灣采先世所行定著家
規五十八則君復著續規七十三則以補其未備文多皆不載初
龍灣無子其弟心水府君文厚實生君即命為嗣甫十三生母葛

氏亡毀瘠如成人俄心水得羸疾君晝則侍湯藥夜則哭禱于天或謂人血能治之乃刺膚和藥以進然病已劇終莫能差君雖出為人後而服喪三年痛悼終身但語故即哽咽不自勝未幾母周又病復三度藝頂灼臂以哀籲焉卒賴以安及長撫弟妹惟恐不至未寒而與裘先飢而推食雖盛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顏弟妹安之不知身之早孤也過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不瞑病勢稍減津津喜溢眉宇間族子可出仕者資而勉之至于以歸不翅已得之者與弟妹同掌義財拓腴田二千畝貯之嘉禮庄中歲入其粟以為婚嫁之費其遇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凍之衾胤絕者擇良嗣繼之性敏者營義方教之至于卹異姓周窮匱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黍嘗自訟曰民吾同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吾可不盡心乎或陷危難奮身救之雖利害不顧有紛爭弗決者得片言則曲直自明羅拜而去愚氓無知視骨月如塗人君至其家聞陳大義至懇切處潛然為出涕民多悔悟自新君為

昭文席湊藏書

人外雖嚴肅而內多慈惠尚氣節英特異常不能隨世浮沉喜于聞善勇于行義過事變通如丸之轉曾無滯留苟涉過差則批頰自訟故人樂勸之以善道云有薦君才可用者君力辭焉家後有古棧大十圍乃冲素處士所植者君每舍其下因以青棧居士自號示意號操也龍灣既即世君哭之過哀因以疾卒壽僅六十三娶傳福字世昌少房徐悱字妙英皆前君卒同葬縣東二十八里之金村子男五溢浹瀛汪瀾溢浹瀛皆天孫男三桐柑梅予家與君相去不兩舍交君父子間者凡三世矣今年夏四月龍灣以疾不起予來弔哭甫及六月而又哭君焉嗚呼天喪吉士何其忍耶然君之二子能以才猷自見羣從于姓之賢者又濟濟然各敦孝友之行以能保厥家則君雖亡為不亡矣昔年予既銘青田之墓今復從狀所述備著君累葉之美以垂勸于方來復系之以銘曰猗歟鄭氏世有哲人君起繼之孝友彌敦九世同慶罔踈親旁推其餘卹我里鄰榮辱疾疢視同一身苟用于時澤將被民既弗

黃文獻公集卷三
欲展修于家門堂筵之上煦如春溫百世之下善孰可泯有崇斯
阡厥石維珉紀美揚休以勗後昆

昭文席湊藏書

黃文獻公文集後序

黃文獻公集者元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晉卿之
所著其門人潛溪宋濂臨川危素之所輯錄者
也公繇科第發身浮湛州縣晚始通籍位列禁
從掌宣皇制經緯邦家嶷然任斯文之重天
下學士大夫仰而宗之猶山之於嶽水之於海
也致仕歸田以高壽終錫謚文獻其集蓋因謚
以名之集板刊置學宮盛行于世垂及百年矣
正統丁巳夏四月學燬于火郡教授廬陵王君
樂孟躬率郡庠生傅寧姜約從烈焰中亟挾

文集板出得弗燬既而檢閱闕板百餘其集弗成帙矣金華縣大夫章貢余侯 頌而嘆曰鬱攸為虐慘甚而集板幸存六七殆非偶然吾安得無以補完之以成斯文之美也乃捐已俸召工刊補之委郡庠生宗祀取完本祥加板勘補其闕遺至舊板字或殘脫漫滅者悉補入焉工既完生來告曰侯之治民而多著政績羣耳目不可塗也今於聽政之暇補刊文獻公集其敦篤風誼亦足以表勵振起於邦人願序而傳焉桓曰世之深相知者莫若師友文獻公之集潛

昭文席湜藏書

溪序之桓何敢贅言哉然侯之用心於斯文而惠後學者其言又不容於訛也乃為之言曰世之士君子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後世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也夫政與文苟於治道無所關繫於禮教無所裨益久遠必遂湮沒而已夫惟文獻公之生也稟粹美之質際熙洽之世博極羣書涵淳茹和化為文章上接韓歐當時論其統緒會要卓然名家獨推公與雍虞文靖公耳此蓋世之公論而不可揜者也潛溪序公文而極論之可謂至且盡矣無復餘蘊則文之傳世

有不待區、之贅言也桓藐焉晚出不及見公而親炙之故嘗造繡湖之上以求公之遺躅而斷煙落日竹樹荒涼邈乎其不可求也獨賴斯集之存而讀之其去萬一而私泚者乎若夫侯之用心於斯文而所以寓化民以禮之機儒者之能事也良可書已此桓不敢以老耄辭輒述公出處之槩與侯補遺之功著于末簡云時

歲在戊午重午日後學同郡杜桓書

昭文席湜藏書

附錄

城南齋記

城南齋者常熟錢君伯廣息游藏脩之所也伯廣早從其鄉先達尚書干先生游先生之守婺源也嘗得晦菴朱子手書城南二十詠而寶愛之未嘗輒以示人卒乃歸之伯廣而伯廣之居適在其州之南謂朱子之遺墨為不易得而先生之賜尤不可虛辱遂即所居東偏構斯齋因扁曰城南且并以城南自號仍刻二十詠之詩置諸齋中焉至正甲午之夏先生嗣子陝州府君謁予金華山中伯廣爰介其求予記夫士君子之為學既從大人長者為之依歸而又尚友乎古之人以求聖賢之道斯亦可謂有志者矣惟先生顯擢巍科荐躋臚仕文學政事著聞當世為一代鉅儒而伯廣以鄉里子弟獲從之游則其有所依歸而授受之間所得之多可知矣雖然先生之道實出于朱子而朱子之道天下後世所同尊而共由者也世之誦其詩讀其書者夫人皆是也然能真知其道

而實踐之者幾何人哉今伯廣于其遺墨之偶存既愛護而表顯之若親覲其光儀而聆其警欬則于其道能知而踐之又可知也夫既因先生之傳而上求朱子之道復表朱子之遺墨而不敢虛先生之賜然則伯廣之息游藏脩于是齋也其殆庶幾俯仰而無愧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伯廣之志也又曰相在爾室尚好而陝州之請復堅故為伯廣一言之嗟予先生不可作矣伯廣尚或因予言而有警哉五月甲子金華黃潛記

